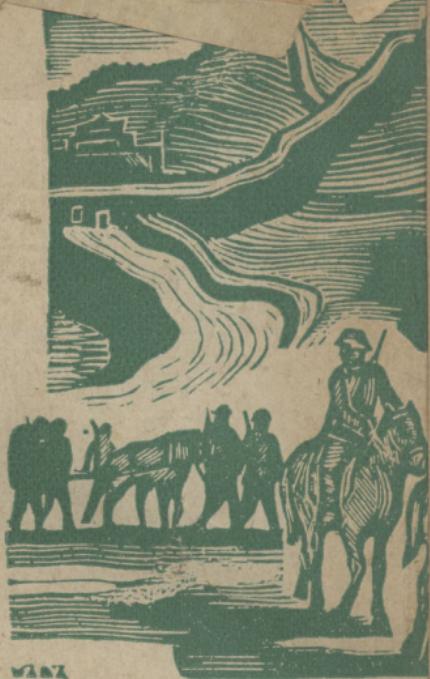


盈徐·編主繩胡



# 西北旅行記

國通小叢書叢新知店出版

書叢小俗通國中救  
記行旅北西  
著盈徐·編主繩胡

版出店書知新

# 目 錄

西安一瞥

前往寧夏

一 向西北出發

二 乾枯與貧瘠

三 寧夏道中

四 寧夏近況

# 西北的軸心——蘭州

蘭州

一 從寧夏到蘭州 ..... 一五

二 蘭州景象 ..... 一七

三 幾個值得焦慮的問題 ..... 二〇

四 甘肅雜況 ..... 二四

## 青海近影

一 到青海去 ..... 二七

二 一片未開發的土地 ..... 二九

三 英勇剽悍的鐵騎隊 ..... 三一

四 今年魯沙爾的花燈節 ..... 三五

## 西 安 一 警

來到了西安，正趕上西安民衆歡送抗敵保安隊出發，許多的機關和團體都在隴海路的站台上列隊出現，高高低低的隊伍，起起伏伏的歌聲，微風把小紙旗吹得響成一片。抗敵保安隊在各界公送的猩紅戰旗招展下，大隊伍走進了站台，個個背着小包袱，很精神的踏着慢步，隊長下令「坐下」之後，全體便坐下候車。

沿着歡送的隊伍的行列，自東到西的踱了一過，看到了羣衆的熱烈情形，的確是使人興奮。可是，在站台的最西端，却還有許多受傷的同志伏在那裏叫苦，他們是才從前方運回來，血斑從衣服中透出來，臉色蠟黃，他們旁邊立着

## 一位守護的川軍同志正在發牢騷。

「你們看看」，他說，「這不叫出征的弟兄們寒心嗎？我們總以爲前方固然重要，可是後方比前方更加重要。後方組織得好，我們死了也情願，因爲後方一定能夠補充，我們一定能夠成功的。要是不這樣，我又何必放下了排長不當來當兵，我用不着去打日本，我那裏還會有那樣的心腸？」

這是用不着諱言的，我們的後方工作，推進得實在不夠，歡送鼓舞抗敵的將士到前方去自然是需要，而更重要的是用實際上的表現，來使出征將士們放心。

過去的陝西不斷受到天災人禍，陝西人民確可以說是在「水深火熱」中過日子，經過近年來的休養，各地已經入了正軌。不過，雙十二及抗戰以後農村的抽丁，多少給地方以影響。雖然省政府努力求改進，雖然民衆運動是在一步

步的展開，只因為潛伏的落後勢力太鞏固，總還不能夠從上到下，一切都改革得很好。苛捐雜稅免了很多，然而攤派却還沒有停止，全省雖有三千多個合作社，可是高利貸仍難絕跡。壯丁一批一批地離村，對於動員婦孺還是沒有好辦法……

我這回別離了西安只一年，這個西北的重心是更加熱鬧了，中國的每一次事變都使西安增加一次繁榮，這繁榮是畸形的，是由外力促成的，並不是陝西農村購買力的增加。滿坑滿谷的逃難者雖然是一批批地轉向漢中跑，但因為來的人多，西安市面上還沒有想像中的蕭條。防空的工程沒有完成，難民如何疏散，傷兵來得極多，這都是當前的大問題，需要馬上解決的大問題。

車笛一響，大批的壯丁上了車，在壯烈的義勇軍進行曲聲中，他們去盡中華男兒的天職了。他們當車開時，都將頭探出來，拋下了最熱情的一瞥，意思

是：男女歡送員們，我們走了，可是後方的各種工作，要請你們堅決的執行起來！站台上飄揚着紅旗子，黃旗子，藍旗子，白旗子，旗子迎風招展作響，它們似乎代表羣衆作答覆說：「放心吧，同志們，後方的工作我們會努力地使它健全起來！」

我就抱着這樣的心情，出發到西北去，去看看這個在抗戰中極重要的後方地帶的情形。

## 前往寧夏

### 一 向西北進發

從西安出發，就到甯夏去，先要沿着過去左宗棠時代的甘陝大道西行，這也就是以「稀爛」著名的西蘭公路，到了平涼，再轉向北，再經千里的長途，便可以達到目的地了。

第一站咸陽，過渭水，這一段路身很壞，車轍很深，特別是靠近渭河邊際的土道，更是毫無路面的痕跡。因為，這一段上車輛往來得太多，路是隨修隨壞，土多石少，這是北方典型公路的特色。

渭河上有了兩個大橋，一個是新建好的大鐵橋，一個是鐵路讓給了公路的那個有危險性的木橋。汽車可以從橋上通過時，歷史上有名的「咸陽古渡」的景色消滅了，從前渭水渡船上的舟子們，多半已經改變了職業。

再轉上大路時，令人十分感動的是我們看見了祖宗們的靈墓，那一碧如洗的晴空下，是展開了無垠的黃土高原，地面上隆起了大大小小的土丘，一個個的巨墓有些像饅首。不肖的子孫來到了偉大的開拓民族的祖宗墳前，太覺得慚愧了。我們不獨不能保守祖宗的產業，而且已經失掉了半壁江山，西北一帶民風的懶惰，尤其是大大的羞恥。「讓我們協力同心的打出日本鬼子去！」有人這麼說了，「再來到祖宗墳前大哭一場痛改前非吧！」

沿路上，看到渭水平原的景色：天高氣爽，大地上，白羊黑羊，成羣結隊的在徜徉。大片的麥田一隴一隴地滾到天邊，都是黃邊鑲綠的色調，牧童頻頻

用鞭子打着地，奏出了很響亮的的聲響。正是：

「天蒼蒼，地茫茫，風吹草低見牛羊」。

## 二 乾枯與貧瘠

這條成爲國家支撐綫的大公路，沿線都在動工翻修，千千萬萬的民工被動員來了；這工程，預定今秋完成。過這條路的人都在這樣地祈禱着，讓這一次血力交融起來的三合土，能把公路黏得鞏固些，若仍像過去那樣稀爛，國家真不堪再受打擊了。

深入了西北，沒有水源的地方，便是乾枯與貧瘠。沙河中，一片卵石裸露着，都乾燥得像要破裂似的。一連串的荒山，看不到什麼青草和綠色。本是昔日的福地，誕生了中華民族光榮歷史的祖宗所在地，如今是人爲的災荒引起了

自然界的災荒，一年一年的把災區越變越大，直到現在，依然沒有復蘇。.

經過了醴泉，乾縣，邠縣，長武，一路上除沿水城鎮外，多半都是荒涼區域。再前進，有個小鎮名窑店，在這裏，陝西和甘肅人爲的劃分了疆界。這以下我們可以看到絡繹成行的左公柳了，——那就是從前左宗棠率領他的軍隊種下的。

過涇川，沿着涇水直趨平涼，一路上沿着涇水走。這裏有了綠色，這一帶地方，又是甘肅的糧庫，水統制了中國的農業，水威脅着人類的生活，有水的地方：潤澤，富庶，有朝氣；沒有水的地方：乾枯瘠薄，死氣沉沉。中國什麼時候，能爲人民處理灌溉問題，那時候，中國的農業就會改觀了。

壯丁、公債、和雜捐在鄉村中間已經起了大小不等的紛擾，各地雖然有駐軍，可是各地對於這些問題都感到沒有辦法。結果便造成了土匪增多，劫案增多

加。

遠遠六盤山的影照下，到了平涼。

### 三——寧夏道中

平涼是一個荒涼地帶中難得的大城，旅客們到此總要飽餐一頓，慰勞一下少油水的肚腸，然後上路。

甯夏的車子平日來往無定，有時是坐位賣滿，候個十天半月也不開車；但有時却爲運輸軍火，也許開着空車子來，滿載回去。早晨開車一路翻山越嶺，傍晚可抵興隆堡，這裏是甘肅的海原縣境，隔二里路是一條黃河，過河就是甯夏省境的同心城。

早晨開車不久就進入甯夏省境，中飯打尖，多在中甯縣，這地方也叫甯安

堡，產生最肥美的枸杞，輸出極多，成爲本省的富庶之區。在那裏，無意中遇到甯夏教育界的一羣朋友，我們在家小店裏談了半天甯夏近況，然後才分手上路。

那晚上，我們住在張恩堡，早上，我們曾經過了有名的青銅峽。那地方險得可怕，一邊是巖石與絕壁，一邊是浩浩蕩蕩的黃河，峽裏面有奇異的建築物名八卦塔，相傳爲女將軍穆桂英所建造。到了吳忠堡，知道前面的黃河凍冰化了，汽車不能通過。第二天早上就改用徒步進發，這裏距離甯道省城一百二十里。

早晨的太陽光中的賀蘭山太美麗了，踏過了黃河冰橋，看着廣漠的肥沃土地，「天下黃河富甯夏」，決不是一句騙人的話，雖然地方儘管如此富庶，可是任何一處地方的老百姓都有說不盡的痛苦！

## 四 寧夏近況

甯夏是位居在甘肅東部的一個新開發的省份，全境內，沙漠和阿拉山脈佔去她的最大部份。這個地方很冷，一切的建設都不發達。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於進攻甯夏却早已懷着野心，他們純粹爲了軍事的推進，遠在數年前，就派遣特務工作人員——就是做偵探工作的人——到甯夏，並且在一時候還設立過特務機關，以便做進攻的準備。甯夏省是中國西北的一個門戶，甯夏的存亡，也就是整個西北的存亡。

自從全面抗戰以來，主持甯夏軍政的馬鴻逵常常感覺到所負的擔子重大，爲了保衛國土的完整、民族的生存，對於士兵的訓練非常努力，在甯夏住着的人，在很早的清晨中，都會看到整齊而生氣勃勃的步隊，環城操練，準備着和

敵人一拚。甯夏的氣候，在冬季是極冷的，但是爲了抗戰的決心，這些不願作亡國奴的士兵，雖在清晨，身上結滿了白色的嚴霜，却還是精神百倍。馬主席自己也能與士卒共同甘苦，每天早晨穿着士兵的衣裳，和士兵一同操作，他對士兵的談話，總是拿擁護最高領袖，抗戰到底做前提，並且對士兵說明我們的抗戰完全是爲了爭取民族生存，我們每個人都應當愛護領袖，愛護國家，完成我們保衛祖國的任務。

甯夏全省只有十縣，另外的地方全是力不能及的阿拉善蒙古和額濟納蒙古，兩片廣大的沙漠和草原，把握在傳統的王爺手掌裏。說是十縣，其實磴口，鹽池和豫旺三縣也是管理不到的。

現在，大量徵拔士兵的結果，省內已經沒有了壯丁。當局便把各中等學校的十八歲以上者都納入教導團，西北的學生年齡本就比較內地的學齡大，這樣

一來，就成了「有學皆兵」的現象，學校大半關門；在我到那裏的時候只有甯夏師範一處還留有二三十人光景，總算還維持着甯夏的教育。

阿拉善蒙古的中心定遠營，額濟納蒙古的中心威遠營，過去都有過敵人的特務機關，前者早已剷除，而後者我們提起來不能不向民政廳長李翰園氏致敬，因為他的敏捷和決心，所以才能在去年七月肅清了額濟納的污穢，替西北除了心腹的大患，否則我們的甘新公路決不會有今日的平靜。

雖然，敵人的陰謀是不會一刻放鬆的，我們固已在前面兩處設駐了軍事專員，可是最近阿拉善王爺仍因私通日寇而被請在甯夏省裏暫居，額濟納王爺也因受不了這繁煩而抱病出走，終於死在青海的塔爾寺。多事的甯夏，敵人不會使她甯靜的。

甯夏的民衆生活的窮苦可說是到了極點。政府也並不是不知道，也在部份